

北方文叢

高原短曲

周而復著



生計書局·新刊行所總經售

編主復而周
叢文方北
輯一第

曲短原高

著復而周

知新·書讀·活生

售經總所行發合聯

北方文藝 高原本短曲

主編者	周而復
著者	周而復
總經售	生活·讀書·新知 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五元九角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 滬初版
印刷者	國光印刷廠

上海大沽路六三弄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S. 0001—3000(P. 206)

目 次

開荒篇·····	一
播種篇·····	二七
秋收篇·····	四九
警犬班長·····	七三
麥秋的季節·····	一〇三
微笑·····	一二五
禮物·····	一四九
後記·····	一七五

開荒篇

「開會哪，同志們，開生產會議哪……」

管理員提着一盞馬燈，順着山岩邊一條白線似的小道走過去，對每一個山洞這麼高聲地叫道。

聲音傳到廚房時，伙伙同志正在洗着白洋鐵的小菜鍋，他把洗好的鍋放在灶台上那一個長長的小洞裏去，堆疊得頂齊整，像一座小橋；有一個擺得稍高一點，他又拿下來，從新排正。他退後一步，凝神看看：像鑒賞一件藝術品，找不出甚麼缺陷來，才心滿意

足地抓起圍裙揩揩手……

「伙伙同志，開會哪！」又是管理員的聲音，提高粗嘎的嗓子，向下廚房裏嚷。

「來哪，來哪！」

他邊說着邊把大瓦盆子裏油膩的洗鍋水嘩啦一聲滑下山谷裏去，旋即就給岩邊的乾燥的黃泥土吸乾了。走回廚房，他嘴裏咕嚕着：

「又開什麼會，俺也不會說話，有什麼道理呢？」

每次開生活檢討會，或是別的什麼會議時，他總是拘謹地坐在桌子角上，托着太陽穴，默默地不說一句話。主席問到他的時候，就恭恭敬敬地彎彎腰，嘻嘻嘴，搖搖頭：

「俺沒啥意見，嗨嗨。」

望了廚房一眼，他走了出來，想起木勺子還擱在案板上呢，又走進去把它放到矮矮的大水桶裏，才解下圍裙，放在肩上，向救亡室走去。

星羣閃爍在山嶺上，像一張黑紙上綴滿了金粉。初春的晚風一陣陣掠過山頭，就滾下山麓的平原去了。

救亡室裏的長方桌上，放着一盞馬燈，四周擠滿了二十幾個工作同志，銳利的眼光都集

中在上而主席的身上。他在下沿的桌子角上坐了下來。主席報告過生產運動的意義是爲了克服經濟困難，幫助抗戰，減輕人民負擔，就報告總生產委員會給的任務：

「我們種九十六畝，一個人四畝。」

「我可以種五畝！」站在長桌旁邊的小鬼說，玩着手裏的那枝壞鋼筆。

「你種五畝太多了吧？」主席考慮到他底體力。

「不，我可以種，我從前在家裏種過地哩！」

「那種一百二十畝好了，大家的意見怎麼樣？」主席等候大家的意見。

「我同意。」從巴黎回來的李同志，首先說。

「同意。」全體的聲音。

記錄在紙上沙沙地記着。伙伙同志可默默地楞着，不言語。

「明天開荒了，伙伙同志！」主席底眼光掃到他滿是鬆鬆的臉上。

「俺沒啥意見。」他站起來，彎彎腰。

這句話，逗得大家都笑不攏嘴來。

「我們現在大家要生產，要開荒、幫助抗戰，你能種幾畝地呢？」

「俺……俺忙不過來嗎，二三十個人的伙食，還要挑水呢，……嘻嘻……」

「你一畝不種嗎？」

「沒有功夫嗎……二三十個人的伙食呢……」他心裏想：

——俺是伙伕，做飯的，也不是做莊稼的，種什麼地呢？這才奇怪呢！俺不種，種地不是有莊稼人嗎？

他是新從外面來的，起初誰好的確是只限於做飯挑水的。主席於是又對他解釋一下生產運動的意義，和每一個人都須要抽出一點工作時間來種地，他種地的時候，大夥也要幫他燒飯的。他並不理會，只是嘻嘻着嘴，搖搖頭：

「俺忙不過來嗎，……俺要做飯呢……」

二

陝北的山，笨拙如龍鍾的老人，身上長滿了蒼鬱鬱的蔓草，像披上一身破舊的灰衣。山嶺上隆起高高的碉堡，露着爲風雨所侵蝕的殘礫，好似嬰兒的牙床，那是內戰時留下來的痕跡。山後襯出一碧如洗的晴天，益顯得山巒蒼鬱了。

延河的水，在山麓下，饒舌地淙淙流着……

小鬼晃着細長的身影，手裏擎着一盒洋火，慢慢從蔓草裏爬到窑洞對面的山上，後面跟着長串的十幾個工作同志，肩上擱着嶄新的掘頭，在強烈的陽光下，一閃一閃的發光。

小鬼第一個上了山，用手背拭去額上的汗珠，就蹲下去，一路劃着火柴。滿山的蔓草，頓時燃燒起來。山溝溝裏豎起一柱柱青烟，慢慢向上昇騰，一眨眼，給軟綿綿的春風吹得傾斜而四散了。青烟底下跳動着的是熊熊的野火，像一條活龍，順着風向，不可遏止地直往下爬。通紅的火舌，一跳一跳地舔着，蒼蒼的蔓草，餘留下來一塊塊燒焦了的黑絨絨的草根，給一股一股青青的濃烟遮蓋着……

青烟逐漸地消散了，山嶺露出光禿禿的頭。第一組同志舉起掘頭，一下一下對着柔馴如羊的泥土掘下去，一大塊一大塊連着草根的褐色的泥土，便翻過身來，潤澤的朝着碧如洗的晴空。

小鬼也擠在人羣裏，吃力地舉起掘頭向土上開下去，沒一會功夫，那張小圓臉，便滲透出汗珠來。他一壁抹着汗，一壁開着。

「小鬼，休息一會吧，我看你吃不消的！」在巴黎生活過六年的李同志，扶着掘頭，笑

嘻嘻地望着他，用杭州腔這麼說。

「不，我一點也不吃力，爲什麼吃不消呢？——你才吃不消呢！」他抓著擱頭一舞一舞地更快起來，好像說，「你看看我的本領。」

「我們來比比看！」

「好，比比看！」

旁邊的人湊熱鬧地應聲道：

「對，對，對，對嗎！」

「時間到了！」看錶的同志忽然叫道。

躺在山坡上休息的第二組同志，頓時跑上去，腳後跟揚起一陣灰土，擱頭又有力地在空中舞着。

「你開的太淺了。」李同志指着小鬼開的地說。

小鬼的臉紅了。

李同志底手上，漸漸生出兩三個水泡來，——別看他瘦，他在巴黎唸書時候做過工，小鬼在他旁邊慢慢落到下面了。

走過草地爬過雪山的管理員，從城裏挑了一担蘿蔔回來，送進廚房去，出來用木勺子弄了一點涼水喝，見同志們已經在對面的山上開荒了，他也去找了一張擰頭擰到肩上，回過頭來，對伙伙同志說：

「你也要開開荒呀！」

「俺沒有功夫嗎……」他把瓦盆子裏的黃嫩嫩的小米指給管理員看，「現在不搗米，等一會就吃不到飯哩，嗨嗨！」

「你看，首長們不是也在山上開荒嗎？他們也有工作啊。一天總可以抽出兩三個鐘頭來……我們要自己生產，幫助抗戰啊，邊區個個都開荒，今年要開六十萬畝地哩，你真的連一畝地也不開嗎？」

「忙不過來嗎，——二三十個人的伙食哩！」

「抽出一點功夫來嗎，你看，連小鬼也種地呢！」管理員指着山坡上蠕動着的人羣說。

「俺，……俺不是……」他差點要說出「俺不是來做莊稼的，開什麼荒呢。」可是再一想，又忍回去了。他低着頭，淘小米，不言語。

伙伙同志是一個固執而又囑囑的老人，雖然今年已是四十六歲的年紀了，可是還有着年

青小伙子底那股硬勁。兩個月以前，從中部縣到延安來，就是因爲受不了茶館老板的那一句話：「你不高興做，就走！」當天他就揹着行李，步行到延安來，找他底同鄉王春海了。老板因爲他爲人能幹，做事負責，臨行時，托人出來說情，挽留他，他却堅決地搖搖頭：

「俺高低不幹那！說出嘴的話，還能收回嗎？」

他被介紹到這兒來以後，除燒菜弄飯以外，什麼事也不做。可是他，已份內的事却弄得有條有理，一板一眼，到時候就開飯，從來沒有耽誤過。廚房裏的東西弄得頂乾淨，可不高興人隨便去搗動。有一次一個同志自己到鍋裏去剷鍋巴，他看見了，旋即臉上就變了色：

「同志們，不要自己動手，給俺來！」

他愛把鍋巴切得四四方方，一塊塊弄好，笑嘻嘻地捧着送出來分給每一個同志。在廚房裏要拏什麼東西，事先得徵求他底同意，回答是一個使你很滿意的字：「中！」如果不，是不能够動的。他決定了什麼，別人要想左右他的意志，那結果，一定是徒然。

管理員見他固執地閉着嘴，也就不再說下去，搥着額頭，逕自走向對面的山上去了。

三天後的一個清晨，太陽還躲在山背後，沒有昇起來，山上浮蕩着薄薄的淡霧，如一片透明的輕紗，罩在高原上。伙伕同志挑着一担水，氣喘喘地從山下一步一步走上來，到半山腰，腿沉重地再也提不起來，便在霧中站下，臉蒼白，深深地嘆息了一聲：「哎……喲……」放下水桶，坐到小道邊巖石上休息下來了。

休息了一會，他又拍拍身上的灰塵，不在乎地站了起來。挑起水桶走了沒有兩步，冷汗從額角流下來，像一條條小溪，頭有點眩暈了。昨天晚上睡覺忘記關門，一夜的寒涼，竟使他混身的氣力都消逝了。

透過淡淡的乳白色的霧，李同志在上面看見他無力地坐在路上，連忙走下去，要同他挑上來，他却搖搖手：

「不，俺來，俺休息一會，昨天受了一點涼，噁噁……」

「我同你挑上去，不要緊，你休息一下吧……」

「這是俺的工作啊……俺來……休息一會就好哪……」

「不要緊的……」

李同志把水挑了上來，對他說：

「同志，你休息一天吧，……我今天來同你做飯……」

「不，俺來做，一點病，怕啥……」

他擎着斧頭到巖邊去砍木柴，預備做飯了。斧頭却有點不聽話，砍到木柴上去，總是不準，甚至砍到土裏去了。他額上滲透出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地從臉上滾到土裏去。腳下輕飄飄的站不穩了，山槽在四周搖晃着。

管理員把他扶到炕上去，安慰道：

「你休息一天吧，飯我們來做，沒有關係的……」

「飯應派俺做的，你們還有別的工作呢。嗨嗨……」他坐在床上不安地望着李同志。

「不要緊的，你有病嗎，我們可以抽出一點時間來，工作要大家幫忙做，才做得好，等你病好了，再幫我們做好了……」

聽完李同志的話，他這才放了心：

「中。——對不起你們了，昨天晚上不小心，受了涼，噲噲。」

「你躺一會吧。」

「中！」可是他還是靠在牆上，浮起感激的微笑。

管理員挑着木桶，一晃一晃地下山挑水去了。李同志在案板底下拿起蘿蔔來切，總務科長聽說他病了，也跑來參加燒火，廚房裏亂哄哄的。

他慚愧地凝視着：

「對不起你們哪，就誤你們的工作哪……」

「不，工作大家做啊，你病了啊！」

「同志，」李同志邊切着蘿蔔，邊用着從前做羣衆運動時候的耐心說道，「工作要大家做的，大家幫忙才做的好。你病了，我們幫你忙，我們有事，你也好幫忙的……」

「中，能行！」

「比方我們軍隊在前方打日本鬼子，我們在後方也要工作幫忙啊……他們餓着肚子不能打戰啊，所以我們在後方要生產開荒哪。等你病好了，你也要種點地啊。」

「俺只管做飯嘛！」他喀喀地說。

「唉，做飯當然囉，像我們呢，也不是做莊稼的，我們也做飯，也種地哩。毛主席說，抗戰到了困難的時候，甚麼事都要自己來動手，自己種地，自己做衣服，克服困難，才能打走日本鬼子……」

「哦！」他無力地眯了眯眼睛，心裏想：真的，他們也不是做莊稼的啊，他們還幫我做飯呢：眼睛一楞，心裏又想起：這是他們的事啊，俺只管做飯，開什麼荒呢？他於是故做不知地望到別處去了，沒答腔。

李同志見他沒話說，切完了白蘿蔔，停下來說，「我們大家都種地呢！」

總務科長送了一把木柴到灶膛裏去，歪着一張鏟形的臉在吹火，朵朵的炊烟從竈洞裏左邊的烟囱口昇起來，飄浮在山嶺上。

灶台口冒出一股濃烟又弄得總務科長兩眼睜不開來，就連忙跑出去，迎着溫暖的春風，喚了一口氣，眼睛才慢慢睜開來，給烟薰得有點紅潤，像哭過一樣，用手帕擦了擦，走進去接着說：

「開荒還可以多發五毛錢的津貼呢，貼補鞋襪，今天財政廳來的通知……」

「這個月可以多發五毛錢了……」

「伙伙同志，你也開一點吧……」總務科長對他說。

「俺實在忙不過來嗎，要是有功夫，種上三五畝地算啥……」

「你一畝地也不種，人家還幫你做飯，你好意思嗎？」小鬼提着兩把洋鐵水壺走進來弄

水，聽見他的話，就忍不住斥責道，「這是革命工作啊，同志。」

「也不是俺請他們做的，他們自己要做的嗎，」他可火了，要起來做飯，給李同志攔住了：

「你有病啊，別理小鬼……」

小鬼輕蔑地望了他一眼，走出去了。

「俺從來不受人的閒氣，」他氣呼呼地說，「要不是生病，……要不是……」他不安地想着：「這小子別神氣，俺要麼不開，開起來，哼……俺一個人不開地也不對啊，他們都開嗎。」表面上却還堅持着：「要是有功夫……忙不過來嗎……」

「是的，我們帮你忙啊……」李同志說，走過去倒一些菜油到鍋裏去，滋滋地發響，用鍋鏟鬧了鬧，騰起一陣淡淡的青烟。

驀地，伙伙同志跳下炕來說：

「油太多哪，同志，管理員說這個月的伙食超過哪，不叫多用……噹噹……油多一點，菜弄得好吃……可是……可是……」他的眼睛直盯着鍋裏的油。

李同志捧着瓦盆子走出去，洗蘿蔔，掉過頭來說：